



吳錦勳——採訪撰述

# 弓在弦上

胡乃元與 Taiwan Connection  
的故事

藝術究竟是追求一種技術的鍛鍊，  
還是有更大的使命？  
每一個渺小的我加起來，  
終將帶來改變的力量！

辜懷群、嚴長壽

感動推薦

「室內樂」，音樂家們透過互相合作，在舞台上「激出火花」。他笑說：「可是有人搞錯重點，會問你們是不喜歡指揮？為什麼不要指揮？」

確實一般樂團都有指揮，對指揮而言，整個樂團就是他的「樂器」，也要用這個「樂器」達到他心目中的音樂理想。但現實常見的情況上，大樂團跟指揮走，指揮若好，那整個樂團就好，指揮若不好，那樂團實力也變得無法發揮。若演奏得好，指揮得到最大的掌聲。

但室內樂團則不同，沒有指揮，每個團員都要扛起音樂詮釋的責任，自己承擔演出好壞的結果。小號鄧詩屏表示：「長期在樂團工作，第一次吹英雄交響曲，不用看指揮棒，可以自己發揮想像力，這是一種音樂的解放。」胡乃元說：「如果我們都有『互相合作』這樣的觀念，大型編制也是有可能做到室內樂的理想。台上音樂家人數雖多，大家眼神和音樂是彼此『來來去去』的。」

有人會覺得何必如此「麻煩」，請一位指揮，大家都聽他的，動作整齊，也不必「提心吊膽」會發生什麼事情。但胡乃元告訴團員：「因為沒有指揮，演奏時時有危機感，而我就是希望，我們演奏有『危機感』的音樂。《英雄》第一樂章，四處埋伏了危機和面對危機的革命戰鬥。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給整個歐洲帶



上圖：2010年在宜蘭運動公園的戶外演出，主持人阮淑祥。  
下圖：卓涵涵與TC。

來的衝擊和動盪，貝多芬的〈英雄〉交響曲完全反映了這歷史場景。我們要如何做到他的想像和企圖，才能讓大家聽到，原來〈英雄〉交響曲是這樣刺激的！」

因此 TC 音樂家們，上台後彼此算眼神、肢體動作捕捉到相同的速度變化，胡乃元說：「我們沒有指揮，而我不想當指揮，我想跟音樂家站在同一邊。」在這麼龐大樂曲緊張高壓之下，「其實身在其中也是一種享受，畢竟我們在台上做音樂，即使面對危機，只會更加警覺。提心吊膽，也變成享受，因為危機激發了專注力，所以做出了震撼人心的音樂質量。」胡乃元說。

這一年加入 TC 音樂節的中提琴家王瑞，有職業樂團的固定工作，但每年仍堅持開獨奏會，「我想要挑戰中提琴的新曲目，重新找到想要的滿足、養分跟成就感。」他第一次來 TC 音樂節，就挑戰以無指揮演奏〈英雄〉，跟他過去的樂團經驗不同。他指出，胡老師的「室內樂」精神，等於要將複雜的大樂團凝煉成弦樂四重奏，而且加上管樂難度更高。「也就是九個聲部各自要統合純一，室內樂的感覺還是在，但以樂團型式演出。TC 讓每個音樂家在台上一起燃燒起來，創造出緊密、扎實的音質，傳達出來的聲音當然令人震撼。」王瑞說。

二〇一〇年 TC 大團戶外演出，來到宜蘭羅東運動公園的廣大草地，雖然

已做了事先的環境清理除蟲，但那一陣子可能因為多雨，除蟲效果不好，草地上蚊子大軍比音樂還要磅礴、飢餓。即使舞台後方點滿蚊香，台上的音樂家衣袖裡也貼上防蚊貼，仍是被叮得一個又一個癟。音樂家一面演奏，蚊子也大啖美食，音樂家也只能以「英雄」自許，忍耐、忍耐、超越痛苦折磨。

### 那一夜我們在國家音樂廳，流下了「英雄」淚

一個沒有指揮的樂團，團員間的默契、信任與情誼，至為重要。胡乃元曾說，以後沒有 TC 室內樂團，他會最懷念每年國家音樂廳演完後，音樂家彼此道別擁抱的那一幕。因為志同道合，常常在國家音樂廳前一場演出，音樂家即能強烈感受到，等待一年的演出即將結束的落寞。

十二月十二日晚間，TC 來到國家音樂廳，演奏排練多時的〈英雄〉交響曲，從第一個音符堅定整齊的奏出開始，台下的聽眾內心被重重一擊。二〇一〇年中提琴首席黃鴻偉不克來台參加演出，由師兄李捷琦坐鎮，胡乃元也坐在首席位上。當在國家音樂廳，聽到全團集體演出〈英雄〉的第一聲，宛如革命軍隊出



征的砲聲，第一次覺得：夢想中的聲音，不是不可能的。

之後大家看到胡乃元拉琴的瘋狂，他坐在第一小提琴首席的位置，帶領樂團往前衝，他以座椅為圓心，腳尖墊起，身體卻像狂風暴雨中的樹木那樣晃動，汗水從額頭、髮際拉出一條條亮線，滾落臉龐、流過小提琴，直到濡滿了襯巾。

當他拉到快板的樂章，右手快速來回抽動，琴弓又出了毛邊，彷彿要著火了，他可以說是用了靈魂裡每一公克的力量來演奏。坐在前排的聽眾，仰望台上的音樂家們，看到他們的汗水，經由舞台上方高懸的燈光映照，反射到觀眾的雙眼裡，身心為之震顫，不由得也與台上音樂家一樣濕了眼眶。

TC 室內樂激出火花，成功將音樂轉化為一場聖潔的洗禮，彷彿我們在音樂裡感覺到英雄的升起、英雄的殞落、英雄的奮戰與最終勝利與和解。

## 再戰命運

〈英雄〉演出大獲好評，二〇一年開春一月號的《表演藝術》雜誌便指出：

音樂感不感動人，是很直接的事，聽到好的音樂，會讓人心跳加快，血脈貢張，「Taiwan Connection」室內樂團在台北國家音樂廳的演出，就是這樣一場感人的音樂會，團員以破表的衝勁和合作無間的默契，傳遞出作品的偉大，如此純粹動人的力量，在國內職業樂團身上通常可遇不可求，八方雲集的「拼裝（pick up）軍」一時能夠超越照表操課的「正規軍」，根本在於「熱情」的溫度和「專注」的程度。

二〇一年，胡乃元感到責任更重了，有更多人對「英雄」的鼓勵與好評，TC 只能繼續往前走，不能倒退。這一年，胡乃元再度與 TC 音樂家挑戰了貝多芬著名的第五交響曲〈命運〉交響曲。

台灣人常說：「你命好」、「台灣人命是如此」等等，胡乃元聽出這裡頭暗藏了「宿命」決定或「命運」不可以違抗的「認命」含意。但是這卻不是受啟蒙精神感召的貝多芬創作〈命運〉所想要表達的，胡乃元刻意要用貝多芬的〈命運〉來和台灣社會對話。

這一年胡乃元與幾位 TC 音樂家們走到校園，他在台灣大學雅頌坊講座



胡乃元 & 藝心四重奏的戶外演出。

「貝多芬：命運交響曲，C 小調的抗奮」時指出，這個「抗奮」，不是感官性的亢奮，而是在精神面，面對眼前的現實，鼓起意志拚搏、抵抗與奮鬥。

自由民主不是天賜，理想得之不易，很多事情在絕境中反而能尋找出路。

### 在〈命運〉之中重新溫習自己的人生

而音樂家除了演奏，還可以做什麼？

這一年 TC 戶外音樂會，來到桃園新落成的多功能表演中心，並邀請「桃園縣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」的朋友來參加。當聆聽到〈命運〉時，這些脊椎捐傷、坐著輪椅的來賓，他們在貝多芬的樂句裡重新回看自己的人生，有人不禁低頭默默流淚。

擔任客服工作的陳曉慧，用甜甜嗓音談著自己的故事：「貝多芬〈命運〉交響曲那四個震撼的開場音符，就像我當時發生的那場車禍，毫無預警突如其来翻轉了我原本平淡無憂的高中生涯，頓時青春的籌碼牌好像被老天爺沒收，接下來的人生不知是驚嘆號還是句號。一直到我遇見脊損中心的朋友，我才懂得每一個



小樂迷帶著琴來聽 TC 戶外音樂會，台上台下一樣認真。

人都是帶著課題作業來到人世間，生命的作業沒有人代打，只能自己做自己的，我開始接受、迎向、實現我的每個人生作業！」

另一位曾生活在合歡山、奇萊山山下的獵人傷友巫惠銘分享，原來在部落裡打獵、釣魚、工作，自由自在，但自四樓跌落的意外發生後，連在馬桶上移位都不會，生活完全無法自理，彷彿活在十八層地獄中。「我沒想過可以走出來，但我做到了，今天我自己來到音樂會，回到從前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感覺好像重生。現場聽到 TC 樂團演奏貝多芬的〈命運〉交響曲，啊，那好像我的心境。」

另一位二十二歲的傷友李志翰說，「我的房間曾經就像我的『潛水鐘』，每天只是望著電腦發呆，直到我在中心接受生活重建訓練，還考取汽機車駕照、自己去大賣場購物、在都市探險，再度找回對生活的掌控感。我想讓大家知道未來並非命定，不要只專注自己的困境，自己可以開創想要的人生版圖！」

當樂團奏出〈命運〉最經典的前八個音符，大家彷彿重新審視自己的傷口，回到改變其命運的生命叉口，隨著樂句澎湃的往前推動，感動的不能自己。然而，更感動的可能是台上的演出者。因為，原本追求藝術，看似個人行為志向，沒想到，當一群人全力以赴的演出，是足以影響、感動別人。那一年，乃元接到

TC 音樂家的信，小提琴家蔡耿銘特別提到這場音樂會，他說：「原來當一個音樂家，可以有如此深刻的意義。」

### 有趣插曲

一件有趣插曲，這一年正值王瑞和劉兆哲新婚大喜，他們原本想請假一年去度蜜月，可是胡乃元不放過他們，還很熱心地說：「反正外地巡迴演出就住飯店，你們就當蜜月套房來住啊！我們一定會去敲你們房間的。」

為了祝賀他們新婚，胡乃元還煞費苦心，在室內樂曲目上，為他們安排了貝多芬的〈小夜曲〉，是寫給長笛、小提琴及中提琴的三重奏。劉兆哲吹長笛，王瑞拉中提琴，可是中間偏偏卡了一個小提琴薛志璋。「我們都開玩笑說，薛志璋，好大一顆電燈炮！」結果他們那一整個月婚假，全部用在 TC 演出，「胡老師把我們用到最後一天，蜜月因此延後，這真是永生難忘的蜜月回憶，」劉兆哲笑說。

TC 經營多年，年輕的音樂家如李捷琦、黃鴻偉，個個陸續結婚生子，林



TC 用行動證明了，當一群人用心、全力以赴，是足以影響、感動別人。